

三國志

四

諸夏侯曹傳第九

魏書

國志九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
 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
 祖初起惇常為裨將從征伐太祖行
 惇為司馬別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太
 祖征陶謙留惇守濮陽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
 鄆城惇輕車往赴適與布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
 陽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偽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
 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
 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

魏書十年 魏書

一

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
 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
 因涕泣謂惇曰當柰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
 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督
 斬之惇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為萬世法
 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質由
 是劫質者遂絕孫盛曰案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
母弟吏以不得物質迫盜遂殺之也然
則合擊者乃古制也自安順已降政教陵遲劫質不避王
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者浩始復斬之故魏武嘉焉
 太祖自徐州還惇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

三 持夏侯淵與惇俱為將軍軍中號惇為復領陳留濟陰
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悲怒輒撲鏡於地

太守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時大旱蝗蟲起惇
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
其利轉領河南尹太祖平河北為大將軍後拒鄴
破遷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以便宜從事不拘
科制建安十二年錄惇前後功增封邑千八百戶
并前二千五百戶二十一年從征孫權還使惇都
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
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二十四年太
祖軍擊破呂布軍於摩陂召惇常與同載特見親
重出入卧內諸將莫得比也拜前將軍魏書曰時諸將皆受賜官

惇漢官乃上疏自陳不當不臣之禮太祖曰吾聞太上
師臣其次父臣夫臣者貴德之人也區區之魏而臣足
以屈君乎惇固請乃拜為前將軍又督諸軍還壽春徙屯召陵文帝即王

位拜惇大將軍數月薨惇雖在軍族親迎師受業
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
業謚曰忠侯子亮嗣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孫畢侯
分傳邑千戶賜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惇弟廉
及子楸素自封列侯初太祖以女妻楸郎清河公
主也楸歷位侍中尚書安西鎮東將軍假節魏略曰楸

字子林惇中子也文帝少與楸親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持
節奉夏侯淵慶都督關中楸性無武略而好治生至大和
平明帝西征人有白楸者遂召還為尚書楸在西時多畜
使安公主由此與楸不和其後羣弟不遵禮度楸數切責弟懼

見治乃其構樹以誹謗今主秦之有留收樹帝息欲殺之以問長水校尉東光段默默以為此必清河公主與樹不睦出於諧構莫不推實耳且伏波與先帝有定天下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以為然乃發詔推問為公主作表者果其羣弟子樹子元薨子虞嗣虞薨子劭嗣晉陽秋曰泰始江所構也二年高安鄉侯

夏侯佐卒悼之孫也嗣絕詔曰悼魏之元功勳書竹帛昔庭堅不祀猶或悼之况朕受禪於魏而可以忘其功臣哉宜擇

悼近屬韓浩者河內人及沛國史渙與浩俱以忠

勇顯浩至中護軍渙至中領軍皆掌禁兵封列侯

魏書曰韓浩字元嗣漢末起兵縣近山數多寇浩聚徒眾為縣藩衛太守王匡以為從事將兵拒董卓於明津時浩舅杜陽為河陰令卓執之使招浩浩不從素術聞而壯之以為騎

都尉夏侯悼聞其名請與相見大奇之使領兵從征伐時大議損益浩以為當急田太祖善之遷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鎮

軍史燕以為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諫浩曰今兵勢疆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

患將為後憂且公神武舉無遺策吾與君為中軍主不宜沮

秦書曰浩字元嗣漢末起兵縣近山數多寇浩聚徒眾為縣藩衛太守王匡以為從事將兵拒董卓於明津時浩舅杜陽為河陰令卓執之使招浩浩不從素術聞而壯之以為騎

都尉夏侯悼聞其名請與相見大奇之使領兵從征伐時大議損益浩以為當急田太祖善之遷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鎮

軍史燕以為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諫浩曰今兵勢疆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

患將為後憂且公神武舉無遺策吾與君為中軍主不宜沮

秦書曰浩字元嗣漢末起兵縣近山數多寇浩聚徒眾為縣藩衛太守王匡以為從事將兵拒董卓於明津時浩舅杜陽為河陰令卓執之使招浩浩不從素術聞而壯之以為騎

都尉夏侯悼聞其名請與相見大奇之使領兵從征伐時大議損益浩以為當急田太祖善之遷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鎮

軍史燕以為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諫浩曰今兵勢疆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

患將為後憂且公神武舉無遺策吾與君為中軍主不宜沮

秦書曰浩字元嗣漢末起兵縣近山數多寇浩聚徒眾為縣藩衛太守王匡以為從事將兵拒董卓於明津時浩舅杜陽為河陰令卓執之使招浩浩不從素術聞而壯之以為騎

都尉夏侯悼聞其名請與相見大奇之使領兵從征伐時大議損益浩以為當急田太祖善之遷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鎮

軍史燕以為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諫浩曰今兵勢疆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

魏志九

三

監生李之方刊

泉遠從破柳城改其官為中護軍長史司馬從討張魯魯

陣讞者以浩智略足以緩邊欲留使都督諸軍鎮漢中太祖

曰吾安可以無護軍乃與俱還其見親任如此及薨太祖愍

惜之無子以養子榮嗣史渙字公劉少任俠有雄氣太祖初

起以客從行中軍校尉從征伐常監諸將

見親信轉拜中領軍十四年薨子靜嗣

夏侯淵字妙才悼族弟也太祖居家曾有縣官事

淵代引重罪太祖營救之得免魏略曰時交豫大亂淵

孤女太祖起兵以別部司馬騎都尉從遷陳留潁川

太守及與袁紹戰於官渡行督軍校尉紹破使督兗

豫徐州軍糧時軍食少淵傳饋相繼軍以復振昌豨

反遣于禁擊之未拔復遣淵與禁并力遂擊豨降其十

餘屯豨詣禁降淵還拜典軍校尉魏書曰淵為將赴

急疾常出敵之不

注 略作劉雄馮見張魯

意故軍中為之語曰典軍校制濟南樂安黃巾徐和司

馬俱等攻城殺長吏淵將泰山齊平原郡兵擊大

之新和平諸縣收其糧穀以給軍士十四年以

淵為行領軍太祖征孫權還使淵督諸將擊廬江

叛者雷緒緒破又行征西護軍督徐晃擊太原賊

攻下二十餘屯斬賊帥商曜屠其城從征韓遂等

渭南又督朱靈平隴糜汧氏與太祖會安定

降楊秋十七年太祖乃還鄴以淵行護軍將軍督

朱靈路招等屯長安擊破南山賊劉雄降其衆圖

起餘黨梁興於鄠拔之斬興封博昌亭侯馬超

關涼州刺史韋康於其淵救康未到康敗去其二

百餘里超來逆戰軍不利汧氏反淵引軍還十九

年趙衢尹奉等謀討超姜叙起兵函城以應之衢

等譖說超使出擊叙於後盡殺超妻子超奔漢中

還圍祁山叙等急求救諸將議者欲須太祖節度

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此報叙等必敗非救急

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前從陳倉狹道入

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水上起將氏羗數千逆郃

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械淵到諸縣皆已降

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走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

略陽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氏。淵以為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到長離，攻燒羌屯，斬獲甚衆。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陣。諸將見遂衆惡之，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上衆罷弊，不可久。賊雖衆，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旌麾，還略陽。進軍圍興國氏王千萬，逃奔馬超，餘衆降。

漢書卷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五

轉擊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糧穀牛馬，乃假淵節。初，枹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太祖使淵帥諸將討建。淵至，圍枹罕三月餘，拔之。斬建及所置丞相已下，淵別遣張郃等平河關，渡河入小湟中。河內諸羌盡降。隴右平，太祖下令曰：宋建造為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二十二年，增封二百戶。并前八百戶，還擊武都氏羌，下辯，收氏穀十餘萬斛。太祖西征張魯，淵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已下，與太祖會休亭。太祖引見羌胡，以淵畏之，會魯降漢。

中平以淵行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太
祖還鄴留淵守漢中即拜淵征西將軍二十三年
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二十四
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白將輕
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
郃為備所襲淵遂戰死謚曰愍侯初淵雖勤戰勝
太祖常戒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
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
淵妻太祖內妹長子衡尚太祖弟海陽侯任女是
寵特隆衡襲爵轉封安寧亭侯黃初中遷中子

魏紀三十七

六

霸太和中賜霸四弟爵皆關內侯霸正始中為討蜀
護軍右將軍進封博昌亭侯素為曹爽所厚聞爽
誅自疑亡入蜀以淵舊勳赦霸子徙樂浪郡

字仲權淵為蜀所害故霸常切憂欲有報蜀意黃初以蜀
將軍子午之役霸已為前鋒進至興世圍安營在曲水
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關獲救至
解後為右將軍也隴而其養士和戎並得其歡心至
代夏侯儒為征蜀護軍統屬征西時征西將軍夏侯
為從子而玄於曹爽為外弟及司馬宣王誅曹爽遂乃玄
來東霸聞曹爽被誅而玄又微以為禍必轉相及心既
又霸先與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淮代玄為征西霸尤
故遂奔蜀南趣陰平而失道入窮谷中糧盡殺馬步行
卧巖石下使人求道未知何之蜀聞之乃使人迎霸初
五年時霸從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採為飛燕所
知其良家女遂以為妻產息女為劉禪皇后故淵之初
妻請而葬之及霸入蜀禪與相見釋之曰卿父自遇害
問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兒子以示之曰此夏隆氏

威弟 威官至兖州刺史

世語曰威字李權任

史子駿并州刺史次莊淮南太守莊子湛

字孝若以才博文

威弟 惠樂安太守

文章敘錄曰惠字稚權幼以才

時 侍郎與鍾毓數有辨駁事多見從

惠弟 和

河南尹

世語曰和字義

權清辭有才論歷河南尹太常淵第三子稱第五子

從孫

其為其序曰稱字叔權自孺子而好相聚重兒為之渠帥戲

必為軍旅戰陳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撻衆莫敢逆淵陰奇

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為日安能學人年十

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聞

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五布衣之交每讌

會氣陵一坐辯士不能屈出之高名者多從之將年十八卒

嗣 為虎賁中郎將績薨子襄

嗣

曹仁 字子孝太祖從弟也

魏書曰仁祖襄潁川太守

好弓馬弋獵後豪傑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

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為別部司馬行厲鋒

校尉太祖之破衣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

常督騎為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

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即墨開陽謙遣別

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勾

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太祖平黃巾迎天子都許

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

郡以議郎督騎太祖征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太祖軍還為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甚奮太祖壯之遂破繡太祖與秦紹义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聽彊諸縣多舉眾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為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勝之其背叛固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備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韃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

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臺關太祖今日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願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眾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遙與挑戰賊多金兵少遂為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

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曰賊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等以爲仁當在溝上爲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直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

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侯音以宛叛略傍縣衆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樊即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徐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仁少時不脩行檢及長爲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鄢陵侯彰北征烏丸文

帝在東宮為書戒彭百為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
及即王位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
進封陳侯增邑二千并前三千五百戶追賜仁父
熾謚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後乃還屯宛孫權遣
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
襄陽使將軍高遷竺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文帝
遣使復拜仁大將軍又詔仁移屯臨穎遷大司馬
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黃初四年薨謚曰忠
侯魏書曰仁時年五十一傳子曰曹大子泰嗣官至鎮
東將軍假節轉封寧陵侯泰薨子初嗣又分封泰

弟楷範皆為列侯而牛金官至後將軍仁弟純雄

記曰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仁別居承父業富
於財僮僕人可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為
能好學問敬愛學者多歸焉由是為遠近所稱年十
八為黃明侍郎二十從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戰初

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大
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
能克退必喪威且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
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急
攻之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級北征三郡純部騎
獲單于躡頓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邑三百戶從
征荊州追劉備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

進降江陵從還譙建安十五年薨文帝即位追謚

曰威侯魏書曰純所督虎豹騎也曰天下號純或從百人府

卒有司白選代太祖曰純之北何王演嗣官至領軍將

軍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子亮嗣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魏書曰洪伯父鼎為尚書令任洪為新春長太祖

起義兵討董卓至梁陽為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

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

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

洪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溫

素與洪善洪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江上

甲二千人魏書到丹陽復得數千人與太祖會龍元

太祖征徐州張邈舉兗州叛迎呂布時大饑荒洪

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范聚糧穀以繼軍太祖討邈

布於濮陽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

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

遷揚武中郎將天子都許拜洪諫議大夫別征劉

表破表別將於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屬錄

將軍封國明亭侯累從征伐拜都護將軍文帝即

位為衛將軍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侯益邑千戶

并前二千一百戶位特進後徙封都陽侯始洪家

富而性吝。當文帝少時，儼不稱常恨之。遂以舍

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並救，莫能得。卞太后謂郭

后曰：「今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后矣。」於是泣

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

魏略曰：文帝收洪時，曹貞在左右，請之曰：「今誅洪，洪必以

貞為諱也。帝曰：「我自治之，卿何豫也？」會卞太后責怒，帝言：「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詔乃釋之。猶尚没入其財產。太后

又以為言，後乃還之。初，太祖為司空時，以已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糶，于時譙令平洪貲，與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貲

那得如子廉邪？」文帝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洪不稱音，及

洪犯法，自分必死，既得原，喜上書謝曰：「臣少不申道，過在人倫，長竊非任，遂蒙含貲，性無檢度，知足之分，而有豺狼無厭

之質，光惜倍貪，觸突國網，罪迫三千，不在教宥，當就辜誅。棄諸帝朝，猶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視天日，愧負靈神，俯惟還關，慙愧怖怖，不能維經，以自裁割，謹塗頽闕門，拜章陳情。」

洪先帝功臣，時人多為歛望。明帝即位，拜後將軍。

魏志九

更封樂城侯，邑千戶。位特進，復拜驃騎將軍。太和

六年薨，謚曰恭侯。子馥嗣侯。初，太祖分洪戶封子

震列侯，洪族父瑜脩慎，篤敬官至衛將軍，封列侯。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

里，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

母渡江至吳。魏書曰：休祖父嘗為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像，下開扉，涕泣同坐者皆嘉

驥以太祖舉義兵，易姓名，轉至荊州，間行北歸，見

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

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劉備。

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為騎都

督。

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孤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太祖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文帝即王位為領軍將軍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襲以休為鎮南將軍假鄧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上乃下輿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別遣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

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魏書曰休喪母至孝帝使侍

詔而形體益憔悴乞歸誰葬母帝復遣越騎校尉薛喬奉詔節其憂哀使歸家治喪一宿便葬葬訖詣行在所帝見親自寬慰之其兒愛重如此帝征孫權以休為征東大將軍假黃鉞

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明帝即位進封長平侯吳將審真屯皖休擊破之斬真首吳將韓綜翟丹等前後率衆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帝為二道征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賊將孫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驚士卒

甲兵輜重甚多休士書謝罪帝遣屯騎校尉楊覽

尉喻禮賜益隆休因此癰發背薨謚曰壯侯子肇

嗣字長思語曰肇肇有富世才度為散騎常侍屯騎校

尉明帝寢疾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事帝意尋變

詔肇以侯歸第止女中薨追贈衛將軍子興嗣初

文帝分休戶三百封肇弟纂為列侯後為殄吳將

軍薨追贈前將軍張隱文士傳曰肇孫樛字顏遠少厲

陽令有能名大司馬齊王四輔政慮與齊人左思俱為記室

督從中郎出為襄陽太守征南司馬值天下亂樛討賊向吳

戰敗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

眾為州郡所殺魏略曰真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南

劫太祖出為所逐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太祖所

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故愛其姓魏書

日邵以忠篤有才智為太祖所親信初平年太祖興義兵邵

募徒眾從太祖周旋特豫刑刺史黃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

而邵獨太祖哀真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

共止常獵為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太祖壯其

驚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以

偏將軍將兵擊劉備別將於下辯破之拜中堅將

軍從至長安領中領軍是時夏侯淵沒於陽平太

祖憂之以真為征蜀護軍督徐晃等破劉備別將

高詳於陽平太祖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真至武

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真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錄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耀討破之斬進等黃初三年還京都以真為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大將軍加給事中十年文帝寢疾真與陳羣司馬宣王等受遺詔輔政明帝即位進封邵陵侯

臣松之案真父名邵封邵陵侯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

遷大將軍諸葛亮

圍祁山南安天遂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真督諸軍軍邵遣張郃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

等略吏民保月支滅真進軍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真以亮懲於祁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蜀連出侵邊境宜遂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真當發西討帝親臨送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泝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詔真還

軍員少與宗人曹真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舊章
亡員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
向撫孤之仁篤晏平父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
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戶具每征行與將
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為用
具病還洛陽帝自幸其第省疾真薨謚曰元侯子
爽嗣帝追思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
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
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具五子義訓則彥體皆為
列侯初文帝分真邑二百戶封真弟彬為列侯

魏書卷之九十九 魏書九

上六一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
及即位為散騎侍郎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
轉武衛將軍寵待有殊帝寢疾乃引爽入卧内
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
與太尉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
王即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
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丁謚畫策使爽
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
今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

魏書曰
爽使弟

義為表曰且三公真奉事三朝入備冢宰出為上將先帝以
臣肺腑遺緒獎錄拔擢典兵禁省進無忌恪積累之行退無

羊自公之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奔走侍疾常藥曾無
精誠翼日之應猥與太尉懿俱受遺詔且慙且懼靡所底告
臣聞虞舜序賢以稷契為先成湯讓功以伊呂為首審選博舉
優劣得所斯誠輔世長民之大經錄勳報功之令典自古以
來未之或闕今臣虛開位冠朝首顧惟越次中心愧揚敢竭
愚情陳寫至實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壽也懿本以高
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鎮衆義足率下一也包懷大畧允
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勳遐邇歸功二也萬里旋旆親受遺詔
翼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之耆艾紀綱邦國體練朝政論
德則過於吉甫樊仲謀功則踰于方叔召虎凡此數者懿實
兼之臣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謂臣以宗室見私知
進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臣之言臣以為
宜以懿為太傅大司馬上昭陛下進賢之明中顯懿身文武
之實使愚臣免於謗誚於是帝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為
詔曰昔吳漢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為大司馬名稱于今
太尉體履正直功蓋海內先帝本以前後款更其位者輒不
弼久是以遲遲不施行耳今大將軍薦太尉宜為大司馬既
合先帝本旨又放推讓進德尚勳乃欲明賢良辨等列順長
少也雖且與之屬宗師望念在引領以勉其下何以過哉
朕甚嘉焉朕惟先帝固知君子樂天知命纖芥細疑不足為

卷九

十七

已當顧拍人彭亡之文故用低徊有意未遂耳斯亦先帝敬
重大臣恩愛深厚之至也昔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以
鄧禹為太傅皆所以優崇焉又
奕弟義為中領軍訓武

衛將軍彥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
從出入禁闥皆寵莫盛焉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
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
浮華皆抑黜之及奕秉政乃復進叙任為腹心颺
等欲令奕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奕從其言宣
王止之不能 正始五年奕乃西至長安大發卒
六七萬人修駱谷入是時關中及氏羌轉輸不能
供牛馬驟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行數百里

賊因山為固，兵不得進。爽參軍楊偉為爽陳形勢。

宜急還，不然將敗。世語曰：偉字世英，馬胡人，明帝治官室，毀壞碑獸石柱，事及亡人，傷孝子心，不可以為後世之法。則。颺與偉爭於爽前，偉曰：

「賜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乃引軍還。」漢晉春秋

曰：司馬宣王謂夏侯玄曰：「春秋責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與平路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微，危覆軍必矣。持所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引軍還，費祿進兵，擄三嶺以截爽，爽爭嶮苦戰，僅乃得過，所發牛馬運轉者，死累盡，意胡德歎，而頭古悉，所耗也。」

初，爽以宣王年德並高，恒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用，咸共推戴，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謚為尚書，晏典選舉，

執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宣王。宣王遂稱疾避爽。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腑，無推先之爽，以宣王名數言于爽曰：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推讓委之。由是爽恒懼，兩馬，禮貌雖存，而諸所與治，皆不復由宣王。宣王力不能爭，且懼其禍，故避之。

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為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毓法，使主

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翫充物，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為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

人，皆以為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

人，皆以為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

人，皆以為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

人，皆以為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

人，皆以為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

人，皆以為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

人，皆以為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

人，皆以為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

人，皆以為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

人，皆以為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

人，皆以為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

人，皆以為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

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健仔教習為技擗取大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義深以為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為已發也甚不悅義或時以諫喻不納涕泣而起宣王密為之備九年冬李勝出為荊州刺史往詣宣王宣王稱疾困篤示以羸形勝不能覺謂之信然魏末傳曰爽等令勝辭宣王并伺察焉宣王見勝勝自陳無他功勞橫蒙時恩當為本州請閣拜辭不悟加恩得蒙引見宣王令兩婢侍邊持衣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宣王持盃飲粥粥皆流出沾曾勝愍然為之涕泣謂宣王曰今主上尚幼天下恃賴明公然衆情謂明公方舊風疾發何意傳

魏志

十九

體乃爾宣王徐更寬言才令氣息相屬說年老沈疾死在旦夕當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為之恐不復相見如何勝曰當還亦本州非并州也宣王仍復陽為昏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錯亂其辭狀如荒語勝復曰當亦荊州非并州也宣王乃若微悟者謂勝曰懿年老意荒忽不解君言今還為本州刺史盛德烈壯好建功勳今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後必不更會因欲自力設薄主人生死共別令師昭兄弟結君為友不可相舍去副懿區區之心因流涕哽咽勝亦長歎答曰輒當承教須待勅命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太傅語言錯悞口不攝盃指南為北又云昔當作并州吾答言當還為荊州非并州也徐徐與語有識人時乃知當還為荊州耳又徵設主人祖送不可舍去且須付之更向爽等垂淚云太傅患不可復濟令人愴然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世語曰爽兄弟先是數俱出游桓範謂曰揔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人者爽曰誰敢爾邪由此不復並行至是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奉王及臣

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言一祖亦屬臣
以後事為念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
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令董箕等才人侍疾
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
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群官要職
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
人以樹私計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
黃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伺神器
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汹汹人懷危懼陛下但
為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

魏志

二十一

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
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
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為有
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
令勅臣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
訓吏兵以候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
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

三常

出語曰初宣王勅兵從關下趣武庫當爽門人逼車
住爽妻劉怖出至廳事謂帳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

起如何督曰夫人勿一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
在後牽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遂得過去爽

得宣王奏事不遇迫窘不知所為

干寶晉記曰爽留
車駕宿伊水南伐

木為鹿角發屯甲兵數千人以為備魏末傳曰宣王語弟孚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帳幔太官食具請行在所

大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不應太后召矯詔開平

昌門拔取劔戟略將門候南奔爽宣王知曰範畫

策爽必不能用範計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

兵爽兄弟猶豫未決範重謂羲曰當今日卿門戶

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

卿與天子相隨今於天下誰敢不應者羲猶不能

納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使早自歸罪爽於是

遣允泰詣宣王歸罪請死乃通宣王奏事于寶晉書曰桓

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驚馬志棧豆爽必不能用也世語曰宣王使許允陳泰解語爽蔣嘉靖己未年

魏志九 濟亦與書達宣王之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

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為誓爽信之罷兵魏氏春秋曰爽既

罷兵曰我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 遂免爽兄弟

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 以俟還第

魏末傳曰爽兄弟歸家勅洛陽縣發民八百人

爽兄弟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

大將軍東南行爽還聽事上與兄弟共議未知宣王意深淺

作書與宣王曰賤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遣

家人迎糧于今未反數日乏價當煩見餉以繼旦夕宣王得

書大驚即答書曰初不知乏糧甚懷踉蹌今致米一百斛并

肉脯鹽豉大豆尋送爽兄弟不達變數即便喜歡自謂不死

初張當私以所擇才人張何等與爽疑其有姦收

當治罪當陳爽與晏等陰謀反逆並先習兵須三

月中欲發於是收晏等下獄會公卿朝臣廷議以為

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爽以支屬世蒙殊寵

親受先帝握手遺詔託以天下而包藏禍心蔑棄顧命乃與晏颺及當等謀圖神器范黨同罪人皆為大

逆不道於是收爽義訓晏颺謚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

三族魏略曰鄧颺字玄茂鄧禹後也少得士名於京

又入幕中書即初颺與李勝等為浮華友及在中書

守轉大將軍長史遷侍中尚書颺為人好貨前在內

職許臧艾授以顯官艾以父安與颺故京師為之語

曰以官易富鄧玄茂每所薦達多如此比故何晏選

舉不得人頗由颺之不公忠遂同其罪蓋由交友非

奇才魏略曰丁謚字彥靖父斐字文侯初斐隨太祖

以斐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宥為真

軍校尉掇攝內外每所陳說多見從之建安末從太祖征吳

斐隨行自以家牛贏困乃移易官牛為人所白被收送獄奪

官其後太祖問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亦知見戲對曰以易

斷耳太祖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

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苟

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時遂復斐官聽用如初後

數歲病亡謚少不肯交游但博觀書傳為人沈毅頗有才畧

太和常住鄴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謚

已得直開門入謚望見王交脚臥而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

何等入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言明帝收謚繫獄獄

魏三十九

二十二

以其功臣子原出後帝聞其有父風召拜度支郎中曹爽宿
與相親時爽為武衛將軍數為帝稱其可大用會帝崩爽請
政乃拔謚為散騎常侍遂轉尚書謚為人外似疎略而內多
忌其在臺閣有所彈駁臺中患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
所忽略雖與何晏鄧颺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勢屈於爽爽
亦敬之言無不從故于時謚書胡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
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二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
意言三狗皆欲噬人而謚尤甚也奏使郭太后出居別宮及
遣樂安王使北詣鄴又遣文欽令還淮南皆謚之計司馬官王
由是持深恨之畢軌字昭先父字子禮建安中為典農校尉軌
以才能少有名聲明帝在東宮時軌在文學中黃初末出為長史
明帝即位入為黃門郎子尚公主居處發富遷并州刺史其在
并州名為騎豪時雜虜數為暴害吏民軌輒出軍擊鮮卑虜此
能失列中謚中書掾表曰畢軌前笑既往不咎但恐是後難可

以再比人材有長短不可疆成曲以文雅志意自為美器今失并州換置他州若入若顯職不以其德於國事實善此安危之要唯聖恩察之至正始中入任中護軍轉侍中尚書遷司隸校尉素與曹爽善毋言於爽多見從之李勝字公昭父休字子朗有智略張魯前為鎮北將軍休為司馬家南鄭時漢中有甘露降子朗見張魯精兵數萬人有四塞之固遂建言赤氣久衰黃家當興欲魯舉蹕魯不聽會魯破太祖以其勸魯內附賜爵關內侯署散官驢從詣鄴至黃初中什歷上黨鉅鹿二郡太守後以年老還拜議郎勝少游京師雅有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自勝堂有四窻八達各有王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帝崩曹爽輔政勝為洛陽令復安玄為征西將軍以勝為長史玄亦宿與勝厚駱谷之役議從勝出由是司馬宣王不悅於勝累遷榮陽太守河南尹勝前後所守未嘗不稱職為尹歲餘驥事前屠蘇壞令人更治之小材二枚激墮正樹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日遷為荊州刺史未及之官而敗也桓範字元則世為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為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明帝時為中領軍尚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為岐所奏不直坐免還復為兗州刺史嘉靖己未年

魏志九

二十二 監生李之考刊

史快快不得意又聞當轉為真州牧是時真州統屬鎮北而鎮北將軍呂昭才寓仕近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為呂子展也其妻曰君前在東坐欲壇斬徐州刺史眾人為君難為作下今復羞為呂屈是復難為作上也範忿其三觸實乃以刀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竟癩疾不赴真州正始中拜大司農範前在臺閣號為曉事及為司農又以清省稱範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蔣濟為太尉嘗與範會社下羣卿列坐有數人範懷其所撰欲以示濟謂濟當虛心觀之範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肯視範心恨之因論他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輩何似邪濟性雖疆毅亦知範剛毅睨而不應各罷範於沛郡仕次在曹真後于時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閉城門以範為曉事乃指召之欲使領中領軍範欲應召而其子諫之以為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疑有頃兒又促之範欲去而司農承吏皆止範範不從乃突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呼之舉手中板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保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言卿非我故更邪何以敢爾乃閉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大傳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遂避側範南見爽勸爽兄弟

以天子詰許昌徵四方以自輔。爽疑義又無言。範自謂義曰：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邪？於今日，卿等門戶倒矣，俱不言。範又謂義曰：卿別營近在關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默然不從。中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謂諸從駕羣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過欲令我兄弟向已也。我獨有以不合於遠近耳。遂進謂帝曰：陛下作詔免臣官，報皇太后令，範知爽首免而已，必坐唱義也。上乃曰：老子今茲坐卿兄弟族矣。爽等既免，帝還宮，遂令範隨從。到洛水浮橋北，望見宣王下車叩頭而無言。宣王呼範姓曰：桓大夫何為爾邪？車駕入宮，有詔範還復位。範詣朝拜章謝，行報。曾司審詣鴻臚自首，具說範前臨出所道，宣王乃忿然曰：誣人以反於法，何應主者曰：拜律反受其罪，乃收範於闕下。時人持範甚急，範謂却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世語曰：初，爽夢二虎銜雷公，雷公共二升椀，放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爽將以兵亡，不出旬日。漢晉春秋曰：安定皇甫謐以九年冬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衆，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君疆如何？且爽兄弟與

魏志九

三四

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謐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苟爽天機，則離矣。何特於疆昔漢之閔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關人十九人，一旦尸之，况爽兄弟乎？世語曰：初，爽出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事，將營騎所津門出，赴爽，爽誅，權為御史中丞，及爽誅，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權權，捨此以至東市乎？爽不從，有司奏，綜導爽反，宣王曰：各為其主也。有之以為尚書，即芝，字世英，扶風人也。以後仕進至特進光祿大夫，綜字初伯，後為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長史。臣松之案：夏侯湛為芝銘，及于寶晉紀並云：爽既誅，宣王即權芝為并州刺史，以綜為安東參軍。與世語不同。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真族孫熙為新昌亭侯，已

三百戶以奉真後

千寶晉紀曰：蔣濟以曹真之勳力，不宜絕祀，故以熙為後，濟又病其言之失信於爽。

發病。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為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尚公

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

十篇。晏字平叔，魏畧曰：太祖為司空時，納晏母，并收養晏。其時秦宜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並見寵如公子。蘇即

朗也。蘇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天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嘗謂之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為冗官。至正始，曲合於曹爽，亦以不能故爽用為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是前以尚主得賜爵為列侯。又其母在內，晏性自喜，勤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晏為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魏末傳曰：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賢，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為惡日甚，將何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妬晏耶？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向使者搏頰，乞白活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為沛王故，特原不殺。魏氏春秋曰：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况諸已也。初，宣王使晏與治爽等微，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入族，晏疏丁鄧等也。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臣松之案：魏末傳云：晏取其同母妹為妻，此縉紳所不忍言。雖楚王之妻媵，不是其也。已設令此言出於舊史，猶將莫之或信。况底下之書乎？案諸王傳，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主若與萬曆十年補刊。

魏志九

二十五

毛有身

沛王同生焉，得言與晏同母。皇甫謐列女傳曰：美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以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迎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親，美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延微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床。席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樓弱草耳，何至辛苦通死？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平司馬宣王聞而嘉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名顯于世。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

魏書曰：尚有等

畫智畧文帝器之，與為布衣之交。

太祖定冀州，尚為軍司馬，將騎從

征伐，後為五官將，文學魏國初建，遷黃門侍郎。

代郡胡叛遣鄔陵侯彰征討之以尚參彰軍事定
代地還太祖崩於洛陽尚持節奉梓宮還鄴并錄
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騎常侍遷中領軍文帝踐
阼更封平陵鄉侯遷征南將軍領荊州刺史假節
都督南方諸軍事尚奏劉備別軍在上庸山道險
難拔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則獨克之
勢也遂勸諸軍擊破上庸平三郡九縣遷征南大
將軍孫權雖稱藩尚益脩攻討之備權後果有貳
心黃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
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清而

分水軍於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
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並攻破
之城未拔會大疫詔勅尚引諸軍還益封六百戶
并前千九百戶假鉞進為牧荊州殘荒外接蠻夷
而與吳阻漢水為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
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五六年間
降附數千家五年徙封昌陵鄉侯尚有愛妾嬖幸
寵奪適室適室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絞殺之尚
悲感發病恍惚既葬埋妾不勝思見復出視之文
帝聞而恚之曰杜襲之輕薄尚良有以也然以舊

臣恩寵不衰六年尚疾篤還京都帝數臨幸執手涕

泣尚薨謚曰悼侯魏書載詔曰尚年少侍從盡誠竭

腹心出當爪牙智畧深敏謀謨過人不幸早子玄嗣

殞命也柰何贈征南大將軍昌陵侯印綬又分尚戶三百賜尚弟子奉爵關內侯玄字太初少

知名弱冠為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

並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為羽林

監正始初曹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

中護軍世語曰玄世名知人為中護軍按用武官參

戰牙門無非俊傑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後式為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為大官才

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

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

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

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叙則

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

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

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

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

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

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

達於為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

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也州任官可知矣
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
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
委伏於上上下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
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且夕相考莫定於此閭
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
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
更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而求有路則脩已
家門者已不如自違於鄉黨矣自違鄉黨者已不
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

魏亮

二六一

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
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
按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
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章
類勿使升降臺閣揔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
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
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
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
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為古之建官所以
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為之君長以司牧之

司牧之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
職業脩而事不煩夫事館同業脩上下相安而不
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
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
考殷周五等之敘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
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
業不脩職業不脩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
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偽滋長矣
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
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脩

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
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
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
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
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
同無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
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
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
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
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

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別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効功之叙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

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爲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

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來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間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

嘉靖十年補刊

魏志九

一主

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若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玄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衆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

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頃之為征西將

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魏略曰：玄既遷司馬景王代為護軍，護軍總統

諸將任主武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蔣濟為護軍時有謠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與濟善，聞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遂相對歡笑。玄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景王之代，玄

整頓法令，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時人譏之。爽誅徵人莫犯者。

玄為大鴻臚，數年從太常。玄以爽抑絀，內不得意

中書令李豐，雖宿為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然

私心在玄，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玄

輔政。豐既內握權柄，子尚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

魏書卷九十九 三十二

故緝信之。豐陰令弟兗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將

兵入并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

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陞兵誅大將軍以

玄代之，以緝為驃騎將軍。豐密語黃門監蘇鑠

永寧署令樂敷，允從僕射劉賢等曰：卿諸人居內

多有不法，大將軍嚴毅，累以為言。張當可以為諫

鑠等皆許以從命。魏書曰：玄素貴，以爽故廢黜，居常快

先祿大夫張緝陰謀為亂，緝與豐同郡，傾巧人也。以東莞太守召為后家，亦不得意，故皆同謀。初豐自以身處機密，息諂

又以列侯給事中，尚齊長公主，有內外之重，心不自安。密謂

韜曰：玄既為海內重人，加以當大任，年時方壯，而永見廢，又親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嫌，吾得玄書，深以為憂。緝有才，棄兵馬大郡，遂坐家巷，各不得志，欲使汝以密計告之。緝

病創卧豐遣韜省病韜屏人語緝曰韜尚公主父子在傍近
大將軍秉事常恐不見明信太常亦懷深憂君侯雖有后父
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韜家同慮者也韜父欲與君侯謀之
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馬所逃此大事不捷即禍及宗
族韜於是往報豐密語黃門監蘇繅等蘇繅等答豐惟君侯
計豐言曰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便共迫
脅將羣察人兵就誅人將軍卿等當共密白此意繅等曰陛
下儻不從人奈何豐等曰事有權宜臨時若不信聽便當劫
將去耳那得不從繅等許諾豐曰此族滅事卿等密之事成
卿等皆當封侯常侍也豐復密以告玄緝緝遣子邈與豐相
結同謀起事世語曰豐遣子韜以謀報玄玄曰宜詳之耳而不以告也大將軍微聞其謀

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即殺之世語曰大將軍聞豐

請豐豐若無備情屈勢迫必來若不來兼一人足以制之若
知謀泄以衆校輪長戟自衛徑入雲龍門挾天子登凌雲臺
臺上有三千人伏鳴鼓會衆如此兼所不及也大將軍乃遣
兼以車迎之豐見劫迫隨兼而至魏氏春秋曰人將軍責
豐豐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備兵力劣不
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使勇士以刀環築署殺之魏略曰
萬曆十年補刻一魏志元 三一三一

豐字安國汝南尉李義子也黃初中以父任召隨軍始為白
衣時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為清白識別人物海內翕然莫不
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日隆其父不頌其然遂令閉門勅
使斷客初明帝在東宮豐在文學中及即尊位得吳降人問
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是時豐為黃
門郎明帝問左右安國所在左右以豐對帝曰豐名乃被於
吳越邪後轉騎都尉給事中帝崩後為永寧太僕以名過其
實能用少也正始中遷侍中尚書僕射豐在臺省常多託疾
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職豐疾未滿數十日輒暫起已復卧
如是數歲初豐子韜以選尚公主豐雖外辭之內不甚憚也
豐弟翼及偉仕數歲間並歷郡守豐嘗於人中顯誠二弟言
當用榮位為及司馬宣王久病帝為二千石荒於酒亂新平
扶風二郡而豐不召衆人以為恃寵曹爽專政豐依違二公
間無有適莫故于時有謗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
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也及宣王奏誅爽住車闕下與豐相聞豐怖
慮氣索足委地不能起至嘉平四年宣王終後中書令缺大
將軍詰問朝臣誰可補者或指豐豐雖知此非顯選而自
以連婚國家思附至尊因伏不辭遂奏用之豐為中書二歲
帝比每獨召與語不知所說景王知其議已請豐豐不以實

告乃殺之。其事秘。豐前後仕歷二朝，不以家計為意。仲倖慮而已。雖尚公主，豐常約，不得有所侵取。時得賜錢帛，輒以外施親族。及得賜官，人多與子弟，而豐皆以與諸外甥。及死後，有司籍其家，家無餘積。魏氏春秋曰：被送豐尸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狀告，且勅之，乃受。帝怒，將問豐死意，太后懼，呼帝入，乃止。遣使收翼。世語曰：翼後妻散騎常侍荀廣姊，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翼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可共同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克。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二兒必免。果如翼言。翼子斌，揚駿外甥也。晉惠帝初，為河南尹。與駿俱死，見晉書。

車下有司收玄緝，鑠敦賢等送廷尉。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正以其名，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領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押玄，玄不受。孫盛雜語曰：玄在囹圄，會因欲押而交，玄正色曰：鍾君何相逼如此也。廷尉鍾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以為曲。豐等各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並居列位，而包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閣，暨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敢顯謀，乃欲要君為骨，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復京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原其三子死命。於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

魏書曰：豐子韜，以尚王賜死獄中。其餘親屬徙樂浪郡。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六。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蓄華妍。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嘗為有自容於寇，窮乎遂還京師，大

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

張良及本魚肉刑論辭肯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魏將軍

司馬又王流涕請之大將軍曰卿志會趙司空奕乎先是司

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乘賓客

咸越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

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一年爽誅滅後方還洛耳案

少帝紀司李趙儼以六年亡玄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

朝紀傳又無其正元中紹功百封尚從孫本為昌

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才已領軍高陽許允

與曹玄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以玄為大村

軍允為大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

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投書燒之

不以開呈司馬景王後曹豐等事覺徙允為鎮北將

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

尉徙樂浪道死魏略曰允字士宗世冠族父掾仕歷典農

州召入軍明帝時為尚書選曹郎與陳國袁侃對同坐職事

臣之子法應入議不憂死也侃知其指乃為受重允刑竟復

吏出為郎子稍遷為侍中尚書中領軍又聞李豐等被收欲

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回違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大

將軍聞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為忿忿

乎是時朝臣遷者多耳而眾人咸以為意在允也會鎮北將

魏志九

二十五

冬死 魏氏春秋曰允為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
以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跪出謂曰明王可以理奪難以情
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端文書
至年限在後口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遣出望其衣
口清吏也賜之允之出為鎮比也善謂其妻曰吾知免矣
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
揚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可中八
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
文有鷹經牛經馬經申工宗卷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
二家相法傳於世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
無復入意妻遣婢規之云有客送酒妻曰是必相範將
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酒吏便起妻撰留之允願謂婦
曰婦有四德鄉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
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
謂皆備允有愆色知其非凡遂雅相親重生二子奇猛父有
令聞允後為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神色不
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截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後移居墓
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藝德能以及父當收兒以語毋母答

汝等雖佳才具不多

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

汝等雖佳才具不多幸身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
會止便止又可多火問朝事兒從之會反命且以狀對卒免
其禍皆母之教也雖會之識鑒而婦之智也果慶及後
嗣追封子孫而已世語曰允二子奇猛字子豹並有
治理才學晉元康中奇為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 傳暢晉
諸公讚口猛禮樂儒雅當時最優奇子超字思祖以清尚稱
位至侍中猛子式字儀祖有 清河王經亦與允俱稱異州
才幹至濮陽內史平原太守

名士甘露中為尚書百坐高第貝鄉公事誅始經為

郡守經毋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

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

終以致敗 世語曰經字彥偉初為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

問歸狀經以實對毋以經典兵馬而往去對送吏杖經五十
爽聞不復罪經為司隸校尉辟河內人唯為都官從事上業

之出不申經竟以及 於東市相哭之感動一市刑及
母雍州故吏皇甫安以家小財收葬 漢晉春秋曰經

收辭毋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有所
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
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故尚書王經雖身陷法辟
然守志可嘉門戶埋沒意常愍之其賜經孫即中
允友人同郡崔賚亦嘗以處世太盛戒允云荀綽
記曰賚子洪字良伯清恪有匪
第之志為晉吏部尚書大司農
評曰夏侯曹氏世為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
並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勲業咸有劬勞爽
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
玄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纒纒榮
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
能免之乎

書

魏志九

三七

各書俱作朗陵侯相

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 魏書 國志十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朗陵

令當漢順相之閒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

或父緄濟南相叔父爽司空續漢書曰淑有高士王暢

相號稱神君 張璠漢紀曰淑博學有高行與李固李膺同

志友善 拔李昭於小吏友黃叔度於幼童以賢良方正徵對

策議切梁氏出補朗陵侯相卒官八子儉緄靖壽誅爽肅夷

黜爽字慈明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勉思經典不應徵

命積十數年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詔下郡

即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又追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

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淑舊居西豪里縣令死康

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為高陽里靖字叔慈亦有

至德名幾亞爽隱居終身 皇甫謐逸士傳或問許子將

靖與爽孰賢子將曰二人皆王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或

年少時南陽何顒異之曰王佐才也典略曰中常侍

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或父緄慕衡勢為或娶之或

為論者所譏 臣松之案漢記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

計或于時年始二歲則或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為

不然也臣松之又以為緄八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有逼

而然何云慕勢哉昔鄭忽以違齊致譏雋生以拒霍見美致

識在於失援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

耳至於關豎用事四海屏氣左惟唐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諺

云左迴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順之則六親以安作違則

大禍立至斯誠以存易亡蒙恥期全之日昔時翻

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緄之此婚庸何傷乎

永漢元

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元父

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

常為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

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或獨將宗

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待或以上賓之禮

言慕勢太過即有逼而然也
損高節

或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為紹所任。或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時太祖為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或去紹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為司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問或。或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為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略。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略明年。太祖領兗州牧。後為鎮東將軍。或常以司馬從。興平元年。太祖征陶謙。任或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迎呂布。布既至。邈乃使劉翊告或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或知邈為亂。即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太祖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或。或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

成敗大計了目前

凶殘如此魏祚安得長

太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太祖軍
乘民大饑人相食陶謙死太祖歡遂取徐州還乃
定布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
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
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
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
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
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
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
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

一

三

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
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
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
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
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
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校略
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

巨松

之以為于時徐州未平兗州又叛而云十萬之衆雖是抑抗
之言要非寡弱之稱益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滿萬也
前討徐州威罰實行曹瞞傳云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
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太祖
至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陶謙帥其衆軍武原
太祖不得進引軍從泗水南攻取慮隄陝夏丘諸縣皆屠之

大亦盡燼也。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

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

以大易。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忠

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太祖

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

遂平。建安元年，太祖擊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

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

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揚，未可卒制，或勸太祖

曰：昔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

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

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

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

義士有存本之恩，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

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

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

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

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

天子拜太

祖大將軍，進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常

居中持重。

典略曰：或折節下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或有羣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或以

君當事，不可不以某為議郎邪？或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來言，衆人其謂我何耶？其待心平正，皆類此。太祖

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或籌焉

與略曰或為人

禰衡傳曰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荊州北游許都恃才傲逸臧
否過差見不如已者不與語人皆以是憎之唯少府孔融高
賢其才上書薦之曰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觀
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
有神弘羊心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衡時年二十
四是以時許都雖新建尚饒人士衡嘗書一刺懷之字漫滅而
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
我從屠沽兒輩也又問曰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兒有
孔文舉小兒有楊德祖又問曹公荀令若趙盪寇皆足蓋世
平衡稱曹公不甚多又見荀有儀容趙有腹尺因答曰文若
可借面甲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其意以為荀但有兒趙徒
啖肉也於是眾人皆切齒衡知眾不悅將南還荊州裝束臨
發眾人為祖道先設供帳於城南自共相誡曰衡數不遜今
因其後到以不起報之及衡至眾人皆坐不起衡乃號跳大
哭眾人問其故衡曰行屍柩之間能不悲乎衡南見劉表表
甚禮之將軍黃祖屯夏口祖子射與衡善隨到夏口祖嘉其
才每在坐席有異賓介便與衡談後衡驕蹇答祖言俳優饒
言祖以為罵已也大怒顧伍伯捉頭出左右遂扶以去拉而

魏志十

五

黃幹九百十三

不迫引衡借面甲喪一
以見荀有貌而引衡
過詳於本傳文章與

殺之臣松之以本傳不稱或容兒故載典略與衡傳以見
之及潘勗為或碑文稱或瓌姿奇表張衡文士傳曰孔融數
薦衡於太祖欲與相見而衡疾惡之意常憤滿因狂疾不肯
往而數有言論太祖聞其名圖欲辱之乃錄為鼓吏後至八
月朝大宴賓客並會時鼓吏擊鼓過皆當脫其故服易著新
衣次衡衡擊為漁陽參過容態不常音節殊妙坐上賓客聽
之莫不慷慨過不易衣史呵之衡乃當太祖前以次脫衣裸
身而立徐徐乃著禪冒畢復擊鼓參搥而顏色不作太祖大
笑告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參搥自衡造
也融深責數衡並宣太祖意欲令與太祖相見衡許之曰當
為卿往至上月朝融先見太祖說衡欲求見至日晏衡着布
單衣疏巾履坐太祖營門外以杖拄地數罵太祖太祖勃外
廐急具精馬三匹并騎二人謂融曰禰衡豎子乃敢爾孤殺
之無異於雀鼠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人將
謂孤不能容今送與劉表視卒當何如乃合騎以衡置馬上
兩騎扶送至南陽傳子曰衡辯於言而剋於論見荊州牧
劉表曰所以自結於表者甚表悅之以為上賓衡稱表之
美盈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
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為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
也是言實情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詳察遂疏衡而逐

嚴韋敗亡之所遺不幸也
為知人之累

視淮陰登壇致語竟領
美教多然心實見得
此非徒為首說也

衛以交絕於世則表智實於世也太祖問或誰能代

卿為我謀者或言荀攸鍾繇先是或言策謀士進

戲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太祖以或為知人諸所

進達皆稱職唯惟散象為揚州韋康為涼州後敗亡

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北人少聰博有膽智以軍御史

中丞詣揚州討袁術會術病卒因以為揚州刺史建安五年

為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明年三十八象同郡趙岐作三

精以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唯以示象康字元將

亦京北人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端才亮茂雅度

弘發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淵性真實文愷篤誠保家

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端從涼州牧微為大

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祭之後為馬超所圍聖守是時救

軍不至遂為超所殺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

服紹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彊太祖方東憂呂布南

拒張繇而繇敗太祖軍於宛紹益驕與太祖書其

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堂眾皆謂以失

利於張繇故也鍾繇以問或或曰公之聰明必不

追咎往事始有他慮則見太祖問之太祖乃以紹

書示或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或曰吉之

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易弱

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

爾紹兒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

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

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實法合不

知人料事不奇乎親
王雅浩庶幾也

立士卒雖眾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馮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為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為用此德勝也。夫以匹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彊其何能為太祖悅。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充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超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眾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三年太祖既破張繡東禽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或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一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必為變顏良文醜一夫

右為魏武書集注
如先定兗州迎帝還
及此三策定西股間
所禁家臣

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五年，與紹連戰，太祖保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與或議欲還許以引紹。或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往，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或所策。六年，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

因紹新破，以其間擊許。劉表或曰：「今紹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交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太祖復次于河上，紹病死。太祖渡河，擊紹子譚尚，而高幹、郭援侵略河東，關右震動。鍾繇、馬騰等擊破之。語在繇傳。八年，太祖錄或前後功，衣封或為萬歲亭侯。

或別傳載太祖表曰：「臣聞慮為功，謀為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功不踰國勳。是故曲阜之繼，不後宮室。蕭何之士，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任中守尚書，令或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始與平義兵，周游征伐，與或戮力同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或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頓光日月，陛下幸許或，左右幾近。忠恪祗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或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或固辭無厭，戰之勞，不獲太。但表太祖與或書曰：與

或至六國後而留侯正
漢復古九州而文
可見因時制宜各有
故當明者審之則兩濟
間者用之則兩失矣

君共事已來立朝廷君之相為密謀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
為建計君之相為密謀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
勿讓或
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

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太祖將從
之或言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

幽并之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尚禽審配海內

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

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

關之計今聞此以為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

善守者轉相脅為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譚懷

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

兵先定河北然後脩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

入則天下咸知公意大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

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是時荀

攸常為謀主或兄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

事太祖之征袁尚也高幹密遣兵謀襲鄴衍逆覺

盡誅之以功封列侯荀或家傳曰衍字休若或弟二兄或

與孔融論汝穎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仲豫當今

並無對衍子紹位至太僕紹子融字伯雅與王弼鍾會俱知

名為洛陽令參大將軍軍事與弼會論易老義傳於世謀子

闕字仲茂為太子文李據時有甲乙疑論闕與鍾繇王朗表

渙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表王國士更為唇齒荀闕勁悍

孫憚字景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與賈充共定音律又作易

高曆一全一 魏志一 九一 自文五百四十七

張璠漢記

稱悅清虛沈靜善於著述建安初為祕書監侍中後詔剛漢書作漢紀三十一篇因事以明減否致有典要其書大行於世

太祖以女妻或長子暉後稱安陽公主或及攸並

貴重皆謙沖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

十二年復增或邑千戶合二千戶或別傳曰太祖又表曰昔表紹侵入

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或議或不聽百建宜住之便快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

覆取其衆此或觀勝敗之機略不計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為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復止臣陳其得失臣

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頃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既難要

將失本據或之二策以亡為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貴指蹤之功薄博獲之賞古人尚惟懼之規

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魏魏之勲乞重平議其戶邑或深辭讓太祖報之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議

津款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君密謀安衆此顯於事者以百數

表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邪太祖歎太祖將

伐劉表問或策安出或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

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太祖遂

行會表病死太祖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琮以州

逆降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

物以彰殊勲密以諮或或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

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

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

或勞軍于譙因報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

丞相軍東太祖軍至濡須或疾留壽春以憂薨時

丞相軍東太祖軍至濡須或疾留壽春以憂薨時

丞相軍東太祖軍至濡須或疾留壽春以憂薨時

年五十益曰敬侯明年太祖遂為魏公矣魏氏春秋曰太祖錯

或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咸熙二年贈或太尉

或別傳曰或自為尚書令常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之故奇

策密謀不得盡聞也是時征役革創制度多所興復或嘗言

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際庶績教化征伐並時

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舉民能善教訓者收孫通習

禮儀於戎旅之間世祖有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之事君子無

終食之間違仁今功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使干戈戢睦大道

流行國難方弭六禮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

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誠仲尼述作之意顯制度於當時揚名

於後世豈不盛哉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以稽治化於事未

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

其煩重以一聖真並隆禮學漸啟教化則王道兩濟或從容

與太祖論治道如此之類甚眾太祖常嘉納之或德行周備

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海內英雋咸宗焉

司馬宣王常稱書傳遠事吾自耳目所從聞見逮百數十年

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前後所舉者命世大才郡邑則

荀俊鍾繇陳羣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郝憲華

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儼終為卿相以十數人取士

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

嘉靖口未年 魏志一 監生李之芳判

智策舉之終各顯名荀俊後為魏尚書令亦推賢進士太祖

曰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鍾繇以為顏子既

沒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或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比

之顏子自以不及可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

祖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

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邪 獻帝春秋曰董承

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為報怨完得書以

示或或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

太祖陰為之備或後思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

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以配上吾以徵

功見錄位為宰相皆復賴女寵乎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

往常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

或陽驚曰昔已嘗為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或

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之

念故不言爾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或無對謝闕而已

太祖以此恨或而外含容之故世莫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

之議或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及賈壘書搞軍飲饗禮畢或

留請問太祖知或欲言封事揖而遣之或遂不得言或卒於

壽春壽春亡者告孫權言太祖使或殺伏后或不從故自殺

好色殉身此為高哉耶此
為好道耶

權以露布於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未已臣松之
素獻帝春秋云或欲發伏后事而求使至鄴而方詔太祖云
昔已嘗言言既無徵迴亂以官渡之虞晚仲之問辭情頗
雖在庸人猶不至此何以玷累賢哲哉凡諸云云皆出自鄙
便可謂以吾情之言而辱詘君子子惲嗣侯官至虎賁
者矣表暉虛罔之類此最為甚也

中郎將初文帝與平原侯植並有擬論文帝曲禮

事或及或卒惲又與植善而與夏侯尚不穆文帝

深恨惲惲早卒子甜冀冀音以外甥故猶寵待惲

弟侯御史中丞侯弟詵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

早卒荀氏家傳曰惲字長清侯字叔倩詵字曼倩侯子寓

仕晉位至尚書名見詵弟顗咸熙中為司空曰頭字

景倩幼為姊夫陳羣所異傳學洽聞意思慎密司馬宣王見

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近見表偶亦懼卿之子也雅拜微

騎侍郎顗佐命晉室位至太尉封臨淮康公嘗難鍾會易無

互體見稱於世顗弟梁字奉倩何劭為梁傳曰梁字奉倩梁

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梁獨好言道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煉粹梁兄

侯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馬以盡言則微言胡

為不可得而聞見哉梁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

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繫辭馬以盡言此非

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及

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或不如從兄彼或立德高整
軌儀以訓物而故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梁以此言善彼
諸兄怨而不能迴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傳擬談擬善名理而
梁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
我之懷為二家駢驥頃之梁與徽善有侯玄亦親常謂徽
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似謙少我耳徽難曰能盛功
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梁曰功名者志
為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
能使子等為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為也梁常以婦人者才智
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娥女有美色梁於是
馬密服帷帳甚顯專房飲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傳往
梁梁不哭而神傷瑕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娶也遺

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樂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
不能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樂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
時年二十九榮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亦亡
至矣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回時知名止也哭之感慟路人憐

了黜嗣為散騎常侍進爵廣陽鄉侯年三十薨于

顏嗣前氏家傳曰願字溫伯為羽林右監早卒願子山松字景

勤位至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山松子美字令則清和

有子尚公主少歷顯位年二十八為北中郎將徐充二州刺

史侯節都督徐充三州諸軍事在任十年遇疾解

職卒於家追贈驃騎將軍美孫伯二今御史中丞也靈官至

中領軍靈死諡曰貞侯追贈驃騎將軍子愷嗣靈妻司

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比肩與親善咸熙中開建五

等之靈以著勳前朝改封愷南頓子荀氏家傳曰愷

守干寧二年紀曰武帝使侍中荀顛和嶠俱至東宮觀察太

子顛還稱太子德識進茂而嶠云聖質如初孫盛曰遣荀勗

其餘至則同臣松之案和嶠為侍中荀顛亡沒久矣荀勗

位至台司不與嶠同班無緣方稱侍中二書所云皆為非也

考其時位愷是常之愷位至正西大將軍愷

兄愷少府弟悝護軍將軍追贈車騎大將軍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荀氏家傳

智并是字伯倫張璠漢紀稱曇並傑俊有殊才是與李膺

王暢杜密等號為八俊位至沛相攸父曇州從事與於或為

從祖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年十三

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寤

乃推問果殺人亡命由是異之魏書曰攸年七八歲衢

入遊戲常避攸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

荀氏家傳曰攸下所字伯倫與族父愷俱著名初與孔融論

刑情與孔融論聖人優劣並在取集初何進秉政徵海

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黃門侍郎董卓之

關東兵起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顥侍中
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
天下皆怨之雖資疆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殺之
以謝百姓然後據殺由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
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顥攸繫獄顥憂懼自殺

張璠漢紀曰顥字伯求少與郭泰賈彪等遊學洛陽泰等與
同風好顯顯名太學於是中朝名臣太傅陳蕃司隸李膺等
皆深接之及黨事起顯亦名在其中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
所至皆交結其豪桀顯既奇太祖而知荀彧袁紹慕之與為
奔走之女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遇黨難雖常歲再三私入洛
陽從紹計議為諸窮窘之士解釋忠禍而袁術亦豪俠與紹
爭名顯未常造術術深恨之漢末各士錄曰術嘗於眾坐
數顯三罪曰王德彌先覺雋名德高亮而伯求踈之是一
罪也許子凶淫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
賈寒窶無他實業而伯求肥馬輕裘光曜道路是三罪也臨
嘉靖二十二年

魏志十

十四

監生李之芳刊

丘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短於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不
憚濡足伯求舉善則以德彌為首濟難則以子遠為宗且伯
求嘗為虞備高手刃復仇義名奮發其怨家積財巨萬又為
百駟而欲使伯求羸牛疲馬頓伏道路此為披其胷而假仇
鬪之刃也術意猶不平後與南陽宗承會於闕下術發怒曰
何伯求凶德也吾當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足下善遇之
使延令名於天下術乃止後黨禁除解辟司空府每三府掾
屬會議顯策謀有餘議者皆自以為為不及遷北軍中候董卓
以為長史後荀彧為尚書令遣人迎叔父攸言語飲食自
司尤爽喪使并置顯尸而葬之於爽冢傍

若會卓死得免魏書云攸使人說棄官歸復辟公
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攸以蜀漢險固人民殷
盛乃求為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太祖迎
天子都許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
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徵攸為汝南

太守入為尚書。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荀彧
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
憂哉！以為軍師。建安二年，從征張繡。攸言於太祖
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
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
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之穰，與戰。
繡之心，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
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太祖自宛征呂布。

魏書曰：議者云：不繡在後，而進襲呂布，其危必也。攸以為表
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不可去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
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一可破也。太至下邳，布敗退。
祖曰：善。此行，布以敗，劉備而城，無霸者應之。

此卷之末

十五

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還，攸與郭嘉
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
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
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
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
馬。攸書策斬頰，良語在。紀太祖拔白馬還，遣輜
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太祖遇，諸將皆恐，
說太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太祖
曰：「攸而笑，遂以輜重餽敵，賊覓奔之，陣亂，乃縱步
騎擊，大破之，斬其騎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

宮渡軍食方盡。攸言於太祖曰：「紹運車且暮至，其將韓莫銳而輕敵，擊可破也。」

臣松之案：譚書韓莫或作韓猛，或云韓若未詳孰是。

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隋可要擊也。眾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祖。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太祖，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櫓，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七年，從討袁譚，尚於黎陽。明年，太祖方征劉表，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

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為表疆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違惡，此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

二年下今大論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謀撫寧內

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戶

魏書曰太祖自柳城累過收舍稱述彼前後謀謨勞勩曰今天下事畧已定矣孤願與賢士大夫共饗其勞昔高祖使張

子房自擇邑三萬戶今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

今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暮帷幄時

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魏書曰攸姑子辛翰嘗問攸說太祖取冀州時事攸曰佐治為

表譚乞降王師自往平之吾何知焉太祖每稱曰公達外

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彊不伐善無施勞智可

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

太祖謂曰苟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

心經上卷十

十七

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

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

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

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也性松之

後十六年鍾繇乃撰攸奇策亦有何難而年造八攸從征

孫權道薨太祖言則流涕魏書曰時建安十九年攸年

魏書載太祖今日孤與苟公達周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

苟又曰苟公達貞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傳子曰或問

近世大賢君子答曰苟令君之仁苟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

大賢君子矣苟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誦贖謀能應

歲五朝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其苟令君

休苟軍師之去惡不長子緝有攸風早沒

次子適嗣無子絕黃初中紹封攸孫彪為陵樹亭侯邑三百戶後轉封立陽亭侯正始中追諡攸曰敬侯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

閻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九州春秋曰中平元年

黃巾威震天下閻忠時罷信都令詡嘗曰夫難得而易失者

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因

機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昭易解之機而踐運不無臨機

不發將何以享大名乎高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

能故有高人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授鉞於初春收

功於未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旬日之間神兵電掃攻堅易

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七州肅卷晉書三十六高方夷黃巾之

師除邪害之患或封戶刻石南向以報德威震本朝風馳海

外是以羣雄回首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於將軍者

身建高人之功北面以事庸主將何以圖安高曰心不忘忠

何為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飯之遇而棄三分之利

拒蒯通之忠忽鼎峙之勢利劍已揣其喉乃歎息而悔所以

見棄於兒女也今主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可

前附振武以臨後服徵異方之士動七州之眾羽檄先馳於

前大軍震響於後蹈蹟漳河飲馬孟津舉天綱以網羅京都

誅關官之罪除羣怨之積念解父危之倒懸如此則攻守無

萬字印方字之為

誰陰之時且五分
素定舉之可為
鼎峙之勢定可
不為當日漢室
儼然共之為受
征本仗國威何
焉建亂且爾時
將若如來備虛
者知兵善戰即
如若早肯北面
用若若若若若
後漢道記之相
而見矣志之傾
博刺通非比賈
樹不端宜乎為
識賞也

叛氏同行數十人比口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

察孝廉為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

英雄記

機事不先必嬰後悔亦無及矣高不從忠乃亡去

日源州賊王國等起兵共劫忠為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

軍忠感懷

察孝廉為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

英雄記

機事不先必嬰後悔亦無及矣高不從忠乃亡去

日源州賊王國等起兵共劫忠為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

軍忠感懷

察孝廉為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

英雄記

機事不先必嬰後悔亦無及矣高不從忠乃亡去

日源州賊王國等起兵共劫忠為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

軍忠感懷

察孝廉為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

英雄記

昔年已死舉世皆也
湘物何心而欲為報仇
且催記之不足與成事
湘料之審矣以謂之智
計何患無進進身乃
必信若輩為亂平之
屈曲亂賊之間上有利
利此珠石可解殆天也
此賊以亡漢而得親也

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敗頰昔父為
邊將威震西土故謂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
而送之其餘悉死謂實非段甥權以濟事咸此類
也董卓之入洛陽謂以太尉掾為平津都尉遷討
虜校尉卓塔中郎將牛輔屯陝謂在輔軍卓敗輔
又死眾恐懼校尉李偉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
歸鄉里謂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
棄眾單行即一真言長能京君矣不如率眾而西所
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
以征天下君不濟走未後也眾以為然催乃西攻

長安語在 皇傳則不在仁之言理必反景失仁功難著而然

源易成是故有權機一發而破流百世者矣當是時元惡既
息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梗殷流邦國遺珍悴之哀黎
民嬰周餘之酷豈不由費謂片言乎謂之後謂為左馮翊
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聞未有如此之甚

催等欲以功侯之謂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
辭不受又以為尚書僕射謂曰尚書僕射官之師

長天下所望謂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謂味

於榮利本國朝何乃更拜謂尚書典選舉多所匡

濟催等相以而憚之獻帝記曰郭汜樊稠與催不相違戾
欲關者數矣謂輒以道理責之頗受

謂言魏書曰謂典選舉多選
舊名以為令僕論者以此多謂會母喪去官拜光祿大

夫催汜筮獻帝記曰催等與謂議迎天子
置其燈中謂曰不可脅天子非謂長安中

雅生屬借猶謂國是
難得邪言：羞人

物不曰催善八長安有大
子官大臣謂有力焉

身家之計容夫猶念
及國是乎

義也。惟不聽。張繡謂。謂曰。此中不可久處。君胡不催復請。

謂為宣義將軍。物縉縉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

郭汜。羌胡數來關。自門曰。天子在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

食之。許以封爵。重寶。於。催等和出天子。祐護大臣。謂

有力焉。獻帝記曰。天子既東。而李催來追。王師敗績。司徒

趙溫。太常王偉。衛尉周忠。司隸祭酒。皆為催所

殺。大臣。每奈何害之。催乃止。天子既出。謂上還印綬。是

時。將軍段熲。屯華陰。與。羅。稱。熲。在。華。陰。時。脩。農。事。不。虜

禮甚備。謂愈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謂陰結繡。繡遣

人迎謂。謂將行。或謂謂曰。熲待君厚矣。君安去之。

謂曰。熲性多疑。有忌。謂意禮雖厚。不可恃。以將為

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

繡無謀士。亦願得謂。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謂遂往。

繡執子孫禮。熲果善視其家。謂說繡與劉表連和。

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謂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

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謂謂繡曰。促更追

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

奈何。復追。謂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

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

奈何。復追。謂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

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

奈何。復追。謂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

傳子曰。謂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謂曰。表平。太祖比征之。世三公才也。不見事。多疑。無決。無能為也。

此與隨何直喝楚侯者
同一機教

藏明而信辭

初幸而過操其凶德正同
耳夜遇英君指輔必指其罪
秋明正典刑以雪相野之積
不口如丁公為賊已也

散卒赴追六戰果以勝還問謂曰繡以精兵追退
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
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之謂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
用兵非曹公敵也。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
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
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
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
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太祖拒袁紹
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謂書結援繡欲許之謂
曰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
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
謂曰若此當何歸。謂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疆曹
弱又與曹為讎從之如何。謂曰此乃所以宜從也。
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
以少眾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曹公眾弱其得我必
善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
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
眾歸太祖。太祖見之甚執謂手曰使我信重於天
下若子也。表謂為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
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表紹圍太祖於官渡太祖

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
敵論將去壁之後有人
事豈盡天為之氣業
大耳皆命世之雄非操
運能并吞者謂其審
當時未便直言故姑為
是寬緩之辭可觀謂
後可以對文帝者可見
裴謂謂之此謀未合當
時宜過矣

糧方盡問謂計焉出謂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

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

萬全故也又決其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

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

太祖領冀州牧徙謂為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太

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謂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

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

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

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臣松之以為謂之此謀

馬之徒尚依顧關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必威懷吳會亦已

明矣彼荊州者孫劉之所必爭也荆人服劉主之雄姿憚孫

權之武畧為曰既久誠非曹氏諸將所能抗禦故曹仁守江

陵敗不旋踵何撫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將此既新平江漢

或攝揚越資劉表水戰之具藉荆楚之權至於赤髯之敗蓋有

會廓定之大機不乘此取吳將安俟哉至於赤髯之敗蓋有

運數寔由疾疫大興以損凌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楚如之

勢天實為之豈人事哉然則魏武之東下非失算也謂之此

規為無當矣魏武後克平張魯蜀中一日數十驍劉備雖斬
無所及即亦此事之類也世咸謂太祖後與韓遂馬超
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謂以為可偽
許之又問謂計策謂曰離之而已太祖曰解一承
用謂謀語在武紀卒破遂超謂本謀也是時文帝
為五官將而臨舊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
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謂自固之術謂曰願將軍

引證表別人皆能言又去
善此之冷而楚省多少死
活

前魏武破荆州款順
下綱以寬解之語温之
此封大景略同此時三
飛勢已成而魏久之才更
非乃又比故遊直言之耳
則之藏略定蓋一時物
勅准記一事若可痛恨
不知爾時其藏安在

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之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

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

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詡曰屬

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

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

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

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

歸之文帝即位以詡為太尉魏略曰文帝得詡之對太

魏壽鄉侯增邑三百并前八百戶又分邑二百封

小子訪為列侯以長子穆為駙馬都尉帝問詡曰

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

先兵權建本者尚德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

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

蕞爾小國依阻山水聖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

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其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

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

遺策臣竊料羣臣無不備權對雖以入威臨之未

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

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

淮記作亂職謂之由卷
嘉生靈不可勝算乃
任登台司壽考令終
祥星集皆至大官福
潤澤德虛語耳大道
論可為三歎
漢書志節以君人志
之子故維妻身當此平
畏忌清議所指示異同
世微度其德情消君臣
與素厚不任終否及以
預命則操之精忠定其
所及料也裴武以為其
時美以延劉作己身殉
以中盡情非其理矣漢
魏之交名士如華子與
希操是皆是而不為其
猶為顧惜廉恥君子生
亦傷之然其進退未據
實有如時人所談者裴
乃以不情之論掩其實
張其美心何益矣

死訥年七十七薨謚曰肅侯子穆嗣歷位郡守穆

薨子模嗣世語曰模晉惠帝時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模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

能充其志也世之論者多譏或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

遺義識亦疾焉陳氏此評蓋亦同乎世識臣松之以為斯

言之作誠未得其遠大者也或豈不知魏武之志氣非哀漢

之貞臣哉良以于時王道既微橫流已及雄豪虎視人懷異

心不有撥亂之資杖順之略則漢室之亡忽諸黔首之類殄

矣夫欲翼贊時英一匡屯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

綸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動于嶮中至于大事蒼生蒙舟航之

接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圖仁恕之遠致乎及至

霸業既隆前漢迹善然後亡身殉節以申素情全大正於當

年布誠心於百代可謂任重道遠法行義立謂之未充其殆誣歟

荀攸賈詡庶乎筭無遺

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歟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

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

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某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

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魏氏如詡之傳其此幸多

詡不編程郭之篇那與二荀並列失其類矣且攸詡之為人

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今荀賈之評共

同一稱尤失區別之宜也

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

魏書國志十

魏志十

二四 陶四百八十五

